



(上接3月1日A7版)

9. 抗战前线名作迭出

1938年11月12日，卞之琳随以吴伯箫为团长的“文艺工作团”出发。他们从延安启程，乘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一行的车辆，经西安、潼关后，转乘火车到渑池，然后北渡黄河，至山西省垣曲，一路经阳城等地，到达当时在襄垣附近的第十八集团军总部。

到了抗战前线，卞之琳的意愿终于实现。在晋东南流转访问时，卞之琳耳闻目睹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和八路军将士们抗击日军英雄壮举，为之深受激励，就不畏艰险、灵活机动地深入广大军民中，采集了许多素材，并抢时间陆续写作连贯而独立的短篇通讯。如《垣曲风光》《山道中零拾》等五篇，他在故漳以两个日夜完成。又如《阳城在动》《向上的道路》等三篇，于长治一个日夜完成。他在《长治马路宽》一文中，记录了朱德总司令在长治三天没一刻休息，到处奔走深入民众，在座谈会上风趣的谈话，和蔼的笑，戴起眼镜，又摘下眼镜，引起全场阵阵的欢笑声，将团结抗战的信念树立在民众的心中。再如《煤窑控胜》《老百姓和军队》两篇，他在中村也是一个日夜完成。卞之琳将上述通讯，全部以《晋东南麦色青青》为总题，隐喻春天来临，象征中国军民的反侵略伟力，抗战必胜！这组通讯，连载于《文艺战线》。他另写的散文《又坐了一次火车》《五个东北工人》等分别发表于香港《星岛日报》、重庆《群众》等报刊。在延安出版的《文艺突击》上发表的《见闻》《钢盔里的内容》，记录了那些村民的做饭铁锅子全被敌人砸烂了，家家户户就拿缴获的鬼子头上的钢盔当锅做饭的趣事。于是，战士们想到一个抗日的新口号：“喂！脱下你们的钢盔来让我们做饭给大家吃！”反映出抗击侵略者的新意。像这样的故事性见闻，卞之琳写作了多篇。

进入1939年，卞之琳在1月1日续写《晋东南麦色青青》最后两篇，《村公所夜话》与《沁县来的消息》。他随吴伯箫等东出太行山东阳关，奔赴河北省武安县，跟着那里的先遣游击支队，在彭城一带辗转打击日寇。卞之琳利用战斗间隙，写作了反映抗战题材的小说《一、二、三》《一块银元》等。

不久离开武安，卞之琳与吴伯箫等进入太行山，抵达和顺附近，到了北上抗击南下日军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的临时驻地。这是由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带领的铁军。

在七七二团，卞之琳与指战员们一起行军、打仗、缴获战利品，一起吃粗粮、睡草地铺、晒太阳捉虱子；和吴伯箫等深入当地农村，一起开会、宣传、贴标语，并与群众一起种庄稼、挖坑道、搞“坚壁清野”……平时，卞之琳总是随身带一个旧式小照相机，他临时学会了拍照的方法，又戴深度近视眼镜，举起相机时手难免颤抖，但总是将那么多难得的镜头给拍下来了。如在当时战地拍摄的陈赓旅长、叶成焕团长、团连干部和战士们战斗与生活情景，以及缴获的日军武器、成群战俘投降的现场等，都被卞之琳用相机定格下来。

这段随军生活，卞之琳结出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以激励的文字，写作《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一年半战斗小史》，详细记述了八路军一二九师（刘伯承师）三八六旅（陈赓旅）七七二团，自1937年10月至1939年4月一年半时间里的战斗经历。因为都是事实，有作者在该团亲身经历的，有参谋部给看的记录材料，有政治部主任提供的私人日记……还附有作者自己拍摄的照片，所以，作品生活气息浓厚，充满现实气氛，显得特别生动真切！

《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一年半战斗小史》，卞之琳写了五六万字，分为十八节，重点写了四个方面。一是记录了七七二团的战斗事迹，包括夜袭、伏击、粉碎敌人围攻、牵着敌人鼻子智歼、扫荡歼奸武装等。另一种战斗是破坏铁路，敲掉道钉、烧毁枕木、运走钢轨、炸毁桥梁等。二是真实地再现了敌人的残暴、战斗的激烈。如在七垣村最后清理战场，发现一位牺牲的战

故事里的卞之琳(连载)

第二辑 著译春秋(三)

士与五个已死的敌人相对倒地，战士手里紧握一条套住那敌人颈脖上的绳子。三是展现了七七二团的政治与群众工作，融洽亲密的官兵关系、战友关系、军民关系。四是真切反映战士们团结一心、乐观昂扬的精神面貌。诸如：战士们得空在农家场院里学文化、打篮球，有了好吃的连队间请吃等。

到了四五月间，卞之琳与吴伯箫回到延安。当年10月，他完成了《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一年半战斗小史》的全稿。

不久，《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一年半战斗小史》由香港明日出版社出版成书，既是卞之琳思想、艺术进一步发展的显著标志，又成为我国革命时期的珍贵军事史料。如1975年夏，原抗战时期的陈赓部队编写《第三八六旅抗战史》，卞之琳所写的《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一年半战斗小史》，正好为他们提供了所缺乏的重要资料。

10. 下矿井黑暗中见光明

在抗战前线，卞之琳和以吴伯箫为团长的“文艺工作团”冒着连天烽火，奔走晋东南地区的各处，边采访，边宣传鼓动打击鬼子兵，早日赶走侵略者。1938年12月31日，卞之琳他们来到壶关县，调查鬼子在那里的作恶罪行，并知道该县共有大小煤窑一百多个，而只有两个煤窑用机器采煤，其中一个就在眼前，见山坡上冒着黑烟，机轮在转动。他们决定采访煤窑，以了解煤矿工人的抗战情况。先找到了下煤窑的洞口。这洞子竟有十八丈深，人都得坐竹筐，由地面机轮牵引粗钢绳放下去。向导给卞之琳穿上黑布大褂，戴上草帽，并出声告诫：“揪牢了绳子！”卞之琳见吴伯箫也穿了黑布大褂，头戴瓜皮小帽，觉得样子很好看。同时，下煤窑的每个人都得手提一盏马灯。

待那竹筐到了洞底，人跨出筐来。卞之琳他们使劲爬上一个没脚踝的煤屑坡子，跟向导来到一块缺坎处。这中间生着一盆火，火旁有方突起的算是炕，坐在上面一个修竹筐的工人，忙招呼卞之琳他们：“歇一歇吧！”向导接口说：“这里是我们吃饭的地方。”

见此情景，卞之琳的心中顿时翻腾开了。因为，他以往游览过形形色色的洞，却从未见过像现在这里煤窑的洞道：一片昏暗墨黑，空气非常闷热混浊；洞道分外狭窄，仅能两个人通过；洞顶特别低矮，不住地滴下黑水掉在草帽上；洞底上也没有轨道。只见每个工人头上都缠着一盏烟斗形的小磁灯，他们将身子弯到超过九十度，先把空拖筐从洞口推进来，装满了煤才拖回去，忙忙碌碌、来来回回，就像穿梭般地奔跑。因每个拖筐底下都装着小轮子，所发出的辘轳声不绝于耳，充斥洞道。

当下，卞之琳几人好不容易沿着这洞道走了一里半路，才到了尽头。并听工人们说，每人除挖煤外，每天就得这样跑六十里路，因为每人每天出四大筐（以前要五大筐）煤，五拖筐才满一大筐，一拖筐得来回走三里路。

见卞之琳他们满脸是汗地回到洞口，向导劝道：“等你们身上汗干了才上去。”于是，几个人坐在一根木头上，向这里的工人救国会会长了解敌人来后工人生活的变化情况。卞之琳边听边记：工人的工作时间的由六十七个小时减至十二个小时，每天工资增加一角，在三角至四角之间；自带干粮在窑里吃，由煤窑主供应米汤；在抗战时期加紧生产，早日打败侵略者；梦想洞里装电灯，铺设轻便铁道……

从煤窑洞上来后，卞之琳他们来到这里的工人救国会办事处。只见一间大房子里挂着一块黑板，已开办了识字班，让工人每晚学习两小时。黑板旁有一台机器，会长说是用以造“曲把”的，已经造了三支。他还拿“曲把”给大家看，模样像手枪，每次装一颗步枪子弹。卞之琳欣喜地知道：这里沿铁路线附近的工人，经常有组织地去日军所不断修补的铁路上，拆下铁轨运往山中打造长短枪等武器，狠狠打击了侵略者。

当晚到了宿营地，卞之琳顾不上歇息，就在油灯下奋笔写作长达两千余字的抗战通讯，题目为《煤窑探胜》，很快在延安出版的期刊《文艺战线》上发表。

卞之琳在《煤窑探胜》中说：“推动机器的是力，力来自热，热来自煤。”他写作这样的抗战通讯，为激励中华民族全面战胜侵略者的信心与决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1. “红裤子”逮鬼子名扬欧美

春寒料峭的1939年初，八路军七七二团在太行山南线驻守，随时严惩来犯的日本侵略军。卞之琳也来到武安下站的游击支队。

这天午后，阳光和煦。身穿灰色军服的八路军随军记者卞之琳，已将采访来的素材构思成一篇抗日小史，见到山外农家场院有个石磨，就从身边取出本子，靠在石磨上动笔书写……

“八路军同志，”一位老大娘急步走出屋门，热情地招呼卞之琳，“快进屋里写，有桌子呀！”

“不哩，不哩，晒太阳可暖和啰！”卞之

琳边摆手，边含笑回应。

见卞之琳执意靠在石磨上写，屋子里的老大爷一手端条凳子，一手拿块平板，连忙送出来，给卞之琳坐，拿本子放在板上写。

当即，卞之琳谢过两位老人，并灵机一动，想听听他们对自己所写这篇小说的意见，就请两位老人坐在凳子上，说：“我要写游击队活捉鬼子的故事，先讲给你俩听听，可好？”两位老人咧开嘴儿坐下，几个邻居也过来听。

于是，卞之琳娓娓动听地讲起来——太行山边有个安居村，安居村里不安宁。前两个月来过日本兵，放火、抢粮又奸淫。明天鬼子又要来，扬言若是逃走一个村里人，就要将房子全烧尽。全村人十分惊慌。

要说最为惊慌的是村子里的许多女子，她们身上都穿着红裤子，非常显眼。为了换去红裤子，关小双的老婆可就难了。她才嫁过来两个半月，在上次日本兵来的逃跑中，将衣包弄丢了，现在哪有裤子换？正在着急的当儿，关小双回家了，他拿自己身上的黑布袄、黑裤子，跟老婆身上的绿布袄、红裤子调换了穿在身上后，就离家了。

第二天，太阳刚升到树梢，村里的一个汉奸领着十个日本兵，骑着十匹马，扛着十支长枪来了。他们进了村公所，汉奸叫村副备茶、煎葱花饼招待日本兵。

接着，汉奸叫村里人快快送来一担白菜、一担萝卜、一百个鸡蛋，并说：“等大家都到场上来听训话后，就没事了。”

这时候，十匹马在村公所的场上吃黄豆，七个日本兵和那汉奸在屋里喝茶、吃葱花煎饼，另三个日本兵跑出去了。

待到屋里的日本兵吃完葱花煎饼，汉奸叫村副敲响铜锣，召集村里人来村公所场上市训话，但来的半数是孩子，总共八十人。一担白菜、一担萝卜、一百个鸡蛋也摆到了村公所的门口。

只见日本兵中的一个胖子，站到石阶上开始训话。那汉奸当翻译，把侵略胡说成“保护”，往后“皇军”来大家不要逃跑，等等。

那个日本兵胖子见白菜、萝卜、鸡蛋全到手了，很高兴；可还有三个日本兵哪去了，场上谁也不知道。

当下，村副叫几个老百姓出去找。不久，老百姓回来说法找不到。

无奈，村副只得亲自去找，心想：这三个日本兵一定被穿红裤子的关小双老婆迷住了，就使劲推开关小双家的门，见里头躲着在炕角上的女人穿着黑布袄、黑裤子。当村副转身去查别的人家时，竟被人拿麻绳给绑在一段树干上了。

这时，村公所场上被人拉来了一个出去玩玩的小男孩。在汉奸的喝问下，孩子说他玩耍时，见三个日本兵追一个“红裤子”，越追越远，追到山后没见出来。

当即，听汉奸将那小男孩的话翻译后，日本兵胖子急得直叫，意思是：“给我把那‘红裤子’找来！”

正在这时，从南面大步走来了一个身穿红裤子的人，不像是女的，后面跟着一群兵，都是穿着灰色制服的军人，也根本见不到那三个日本兵。他们抄小路直奔这村公所……

顿时，场上的村民们纷纷喊着：“‘红裤子’来了！‘红裤子’来了……”

只见那七个日本兵，各自慌忙跳上一匹马，也不吱声，还撒下三支长枪，三匹马，更顾不上那白菜、萝卜和鸡蛋了，夹紧马肚子直往西北方奔逃……

“红裤子”来了，可要找“红裤子”的人却自顾逃命了。而那个汉奸不会骑马，就给这“红裤子”抓住了。

这穿红裤子的就是当地游击队员关小双。他身上的红裤子是昨天从老婆身上换下的。

很快，全村人都来了，足有五百个。为对付日本鬼子的反扑，青壮年男女都用牲口驮上山里的老人与孩子、粮食与衣被、鸡鸭等，进入大山参加游击队了。设在大山里的游击支队司令部，为犒赏关小双逮鬼子、缴枪支、获马匹、保物品等功劳，奖给他一套灰色新军装。关小双马上换上那红裤子，还给了老婆。而他的老婆喜盈盈地拿起红裤子折叠后藏放好，说：“等赶走了日本人再穿吧！”

卞之琳讲完“红裤子”逮鬼子的故事，多少听的人乐得有的拍手，有的发出“哈哈哈”的笑声儿……

这天下午，卞之琳就在这石磨上写完了题为《红裤子》的小说初稿。到了晚上，他跟游击队员们睡在一起，读了一遍《红裤子》的初稿，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作了认真修改，就将稿子发出去了。

就在当年的4月23日，昆明出版的《今日评论》发表了卞之琳写作的小小说《红裤子》，有力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击败日本侵略者的决心。随即，《红裤子》由叶公超译成英文，在英国的《人生与文学》杂志发表。又经卞之琳补译出中文排漏各半句对话，由英籍作家白英将《红裤子》编入《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集》，在伦敦出版。同时，《红裤子》被美国王际真收入《中国抗战小说选》，在那儿出版发行。这样，中国“红裤子”逮侵略者日本鬼子的故事也就名扬欧美啦！

（未完待续）

海门岛的生成与消失

□周荣华

嘉靖间海门首部县志，海门岛列为山水第一，海门人对她情有所钟。

海门岛的由来

海门岛，海门县之岛也。

宋《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国初以来犯死获货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通州海门岛，皆屯兵使者领护。而通州岛中凡两处，豪强难制者隶崇明镇，懦弱者隶东北州。两者悉官煮盐。”

通州岛中凡两处，皆在海门县。宋时，崇明属海门，海门属通州；东北州，即通州的东北。显然其意是通州海门县的岛。

《方輿胜览》一书也写到海门岛，基本同《续资治通鉴长编》，只是将“东北州”改成“东州市”。宋时，东洲镇不复存在。东洲镇为军镇，军镇所在地已成市镇，且成为海门县治。海门县两处配隶犯人水岛的管理机构在海门县治，故名东州市（古时，洲、州相通）。

到清康熙间，顾祖禹在《读史方輿纪要》一书中，将“东北州”改写成了“东布洲”。其时距宋初已逾五百年，东洲市不复存在，而东布洲是古称，写了比较合适。其时江中属崇明镇的有“屯兵使者领护”水岛，或已并崇明本岛，或已没江，且崇明早已脱离海门独立设置。因此，海门岛成了通州东北海岛的专称。

有人以为，海门县以至南通地区，是犯人流放之地。错了。《续资治通鉴长编》说得明白，时间在“国初”。大宋初立，燕云十六州未能收复，犯人先流放海岛以示惩戒；不久，岭南蜀地、云南收入囊中，流放海门岛遂废，史书再不见记载。所谓“悉官煮盐”，那是官立盐灶，强迫劳动，和北部海湾几大盐场无关。宋初利丰监管理八盐场：西亭、利丰、永兴、丰利、石港、利和、金沙、余庆，是盐丁团煎作业，哪一个也没有“屯兵使者领护”“悉官煮盐”的条件。按《两淮盐法志》记载，盐丁缺额都是由附近农民替补，有着严格的规定。宋初两水岛的“悉官煮盐”的盐灶，随着屯兵使者离去，也熄火停煎。

那么，记载的国初海门岛约形成于什么时候，又是何时消失？

海门岛的生成

江海中沙洲的生成与消失是需要一定条件的。

唐中后期长江口，南北开阔在三百里以上。《崇明县志·疆域》载：“按旧州志，东临大海，南抵吴淞江，犬牙相间，北去海门县不远，西达西沙”。正统间，李仲化作《疆域志》，南去吴淞江百五十里，西隔西沙，海水七十余里。广三十里余；袤，兼新涨之涂，约三百里余。”仲化言：“较之旧制，悬绝太甚，然以今视昔，日改月易，又大不同。于乎！无怪乎父老相传，有地毋民逃之语也。”

唐时长江口分南北泓道，以狼山为界：一狼山南侧东南向入海；一狼山西侧东北向入海。狼山西侧东北向泓道为主泓道时，狼山东南入海口，沙洲连绵，布洲是也；由布洲夹而分为东布洲、南布洲。此时狼山西侧东北方向入海口，有深潭，也有暗沙浅滩。唐中后期，长江主泓道南移，布洲夹“潮势如箭激”，大片布洲土地湮没。唐天祐四年（904），狼山西侧东北向入海口，似乎一下冒出大片沙洲，不久并连西岸海陵，成为数百平方公里的高崇陆地，静海是也（即今南通市区）。静海并接海陵后，此泓道断流；静海东北部长江发生演变，先称横江，后为北海，实际一海湾。

随之演变为布洲夹。布洲夹在静海南四十里，成为长江新的北泓道，向东北至今姜灶港南侧处拐弯，沿着东布洲北侧向东，至当年曹严洼处拐弯向北入海。长江的南泓道由东布洲南侧向东入海。由于新的南北泓道的作用，东布洲南部坍塌，静海北部淤涨，北海面积不断缩小。

唐天祐后，由于北海西部失去泥沙来源，不可能形成新的沙洲。而布洲夹，携带泥沙源源不断，在北海出口处及曹严洼河口东侧形成沙洲——海门岛。宋初，海门县治在州东南200余里，称海门岛者，应该在属海门县区域的海内。

什么时候形成？《资治通鉴》记载：“显德五年，上闻唐战舰数百艘泊东州，将趣海口扼苏、杭路，遣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钊将步骑，右神武统军宋延渥将水军，循江而下。甲午，延钊奏大破唐兵于东州（洲）。”北周军队步骑、水军，循江而下，破唐兵于东洲，说明布洲夹已有淤塞的地方。

布洲夹淤塞，新沙洲形成失去条件。因此，海门岛这生成时间，当在显德五年以前，约在显德初，也就是说稍晚于静海。

海门岛为什么称岛不叫沙呢？通常江河中涨沙称沙或洲；而海中的涨沙一般称岛。宋初人们习惯视北海为江，视北海外侧为海；海门岛位于北海外侧。

海门岛的具体位置，崔桐的嘉靖《海门县志·山》说在“县治北海中”，意思是县治北面的海中。

海门岛是什么样的？清咸丰年间通州人曹长恩在《东洲偶闻录》中有描述：“海门岛居东海中，其形如伞如菌萼，流人又称之为菌子洲，菌柄对陆地，菌伞对大海，柄长十四五里，宽可三四里，伞最宽处八十里，渐向海外伸展紧缩呈一穹窿形。”《东洲偶闻录》记载的是当地人的残存记忆，未必准确，但可作为参考。《东洲偶闻录》题目有“东洲”二

字，表明时间久远，原海门境内；“偶闻”二字，口口相传而已；言岛的形状，则大体可信。可以想象，北宋初年，北部海湾，曾是宽阔的海域；其中的海门岛，面积有数十上百平方公里，可谓一大岛。

《海门岛赋》及岛的消失

《海门岛赋》是《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的通州海门岛吗？仔细读赋文，不完全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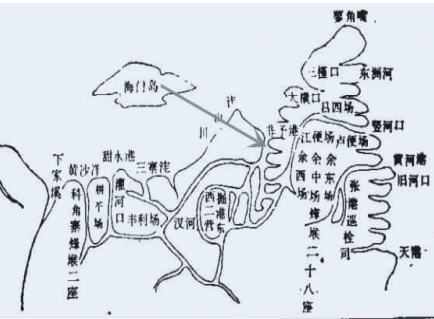
《海门岛赋》，为清人陆进所作。陆进，浙江仁和在（今杭州）人，岁贡，官温州训导，约康熙中期，应邀通州讲学，登狼山而赋海门岛。赋未收入他的《巢青阁集》，而被收入道光《海门县志》。

我以为《海门岛赋》虚写已没海的海门岛，实写通州，展示通州的风貌，赞美了岌岌可危的通州，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何以见得？

陆进《海门岛赋》开篇八字交代地点：“维阳之域，崇川之区”，随后又赋：“五山相连，周迴百里”；并且感叹曰：“诚为东北之雄州，海乎淮扬之保障”。读到这里，谁能怀疑不是写通州呢？我却以为不完全是。陆进有：“地维海也，厥有门焉，两石并峙”句，却像在写浙江九龙江口的海门岛，至今仍在。陆进乃浙江人，把家乡的海门岛形象“移”了过来。浙江也有海门乡。

陆进在赋的序言中道：“海门岛者……岛夷卉服……在东南海中。兹登狼山眺望东北，隐隐一痕。其即是舆！爰为之赋。”陆进登高而赋，眼光由狼山的“东南”而收至“东北”，停留在海门的原“海门岛”的所在：“戴青山畔”“吕四场边”。这是清初康熙年间的画面。这不是虚虚实实的谱写吗？

陆进的赋是一种艺术创造，不能由此把海门岛说成历史上的海门或者通州。那样的话，既不真实，又有损海门岛的艺术之美，因为长江口的海门岛，定格在历史记载中了。陆进作赋后不久回仁和即离世，没有来得及将赋收入他的文集。有人以《筹海图编》的海门岛图为例，判断海门岛在如东外海。我估计诗人陆进是不赞成的。



《筹海图编》中的海门岛，箭头为作者所加

理由有三：一是不符合《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该书称“通州海门岛”，而《筹海图编》为明嘉靖间著作，那时如东区域非通州管辖，怎么可能称海门岛？二是不符合崔桐的《海门县志》，崔志将海门岛列为海门山水第一。三是如东外海，没有生成海门岛的条件。

那么为什么把海门岛画在如东外海呢？这是古代作图的一种手法。审视《筹海图编》，昔日宽阔的北部大海安在？《筹海图编》展示的是南北向的画轴，北海画面浓缩了，海门岛放大了，安在哪里？就画在了外海——北部大海。这是画家的指点迷津。

那么海门岛哪去了？明《万历通州志》（1577年）记载：“海门岛在州（今南通市）东北海中……今没于海。”

历史文献留下了海门岛湮没成陆的大概时间。明弘治《两淮运司志》记载，吕四场南北距离为三十五里；而嘉靖二十九年的《两淮盐法志》则记载南北距离为五十里。约在此时，海门岛的大部分区域成了通海地区的一部分。

《海门岛赋》曰：“戴青山畔，西僧以此安禪；吕四场边，仙倡於此游戏。”虽然海门岛于明嘉靖后期已湮没，但《海门岛赋》说的大体方位未错，在原吕四场至戴青山一线的外侧，成为吕四场、余东场的一部分。其原因，由于东北季风的作用，失去上游泥沙补给来源的海门岛，东北略坍西南渐涨，慢慢位移，与通吕海脊相并，最后在万历年间基本湮没。

根据北部大海的地理形势，宋初，西部上游，基本没有水注入，东部大海，每天潮水不断。因此，海门岛不会像长江中的沙洲那样完全坍没，它只能湮没。现南通东余镇东三里的草仙台，可能是海门岛残余部分的最后标识；沙洲有草，盐民耕种之地；盐民造反，躲藏之地。盐民取了个好听的名字，草仙台。如今草仙台地名仍在，如果给该地土壤做碳14测年，它的地质年代可能在千年以上。

海门岛消失了，人们对她的思念日深，《海门岛赋》塑造了她瑰丽的艺术形象，《东洲偶闻录》记录了民间对她的情思，崔桐《海门县志》则奠定了她不可变更的历史地位。



记忆海门



卞之琳研究